

闲话文人

明斋

报业巨子史量才



史量才

1880年1月2日，中国报业家史量才先生出生。

史量才有才子之誉，号称俊彦，于1899年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学习；蚕学馆毕业后，于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同时，又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1908年史量才任《时报》主笔，1912年与张謇、应德闳、赵凤昌等合资，以12万元购买了《申报》。接办《申报》后，史量才出任总经理，为了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受掣肘，1916年他又收购了合资人的股权，独家经营《申报》，并起用张竹平、冯子培、王尧钦等管理人才，对《申报》逐步实行现代化、企业化管理。

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开拓广告业务，从而大大增加了报纸收入和社会影响。他以卓尔非凡的经商头脑分析市场行情，适时囤积廉价纸张，以降低成本。更为主要的是，史量才关注社会热点，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标榜。

《申报》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因而声誉雀起，发行量骤增。1922年11月，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到中国，在参观《申报》馆之后，称赞它是“中国的《泰晤士报》”。到1931年，该报日发行量增加到15万份，年利润达数十万元。1927年，他购得《时事新报》的全部产权，1929年，他又从美商福开森手中收买了《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一跃而为上海乃至中国新闻界最大的报业集团。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痛感国土沦丧，内战连结，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转折。《申报》在他的主持下，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1932年1月，史量才在上海哈同路寓所中成立了“壬申俱乐部”，成员主要为爱国民族资本家及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聚会商讨对付日本侵略的对策。为了调动各界的爱国热情，史量才在“壬申俱乐部”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成立大会上，史量才指日为誓，“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呼吁国人“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

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史量才和宋庆龄、杨杏佛等著名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申报》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这些正义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扩大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社会影响。1932年至1933年间，史量才还创办了几项社会文化事业。其中有以俞颂华为主编的《申报月刊》，以李公朴为馆长的“申报流动图书馆”及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业余实习学校”和“申报妇女实习学校”。这些进步的且带有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对中国社会作出了贡献，为抗日救亡工作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

1934年10月，因胃病复发，史量才

前往他在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疗养。11月13日傍晚，在回程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章太炎先生在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赞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纾”；“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史量才曾有名言云：“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据说，他在与蒋介石的一次会面合照时，蒋氏威逼他说：“我有100万军队。”史量才昂首道：“我有100万读者！”此言一出，惹得蒋氏眉头紧蹙，怒目而视，且最终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

一代报业巨子，遭此血光之灾，是为专制独裁社会罪行之铁证也。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杭州西湖北山路上依旧车水马龙，市声鼎沸，惟有“秋水山庄”默默坐落于斜阳之中，庭院里的百年老树摇曳于风中雨中，似乎是在对其昔日主人作深情的凭吊。

琼岛风物

杨清安

椰子洲岛

椰子洲岛靠近海又临着河，既非海上之岛又非河心之岛，是千百年来藤桥东河、西河流域的泥土长期冲积与海浪的相互作用而铸成的肥沃之洲。洲岛不高，岛四周都是河系、水系，非舟楫不能登岛，是目前三亚市海棠区一颗难得的绿宝石。它占地近5000亩地，由17个小岛屿自然形成。由于椰子洲岛具有独特的水系生态，在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保护下，是目前海南岛保留最原始的自然景观岛屿之一。岛上生长着各种灌木和蕨类植物，偶尔间或看见些槟榔树、野菠萝树等等，自然相生，和谐共融，尽情张扬着充满野性的生命力。特别是岛上成千上万棵椰子树，一律以惯有的姿态直指天空，让人不得不举首仰望。正是因为岛上长满椰子树，人们便称之为椰子洲岛。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万类碧空竞自由”，这是椰子洲岛的真实写照。自古以来，椰子洲岛这块宽阔肥沃之地，像一幅巨大的绿地毯一直悠然地镶嵌大海与河流之间，让藤桥的东河、西河自然交汇，相拥与相抱；让大海与椰林濒临而依偎，哺育了无数的生灵。椰子树根深蒂固，她们旱涝不怕、盐碱不怕、台风不怕、暴雨洪水不怕，海浪风暴潮不怕，她们还遮阴抗风，无私奉献着甘汁美味，铸就了海棠湾这片神奇的椰子洲岛。

乘小舟前往椰子洲岛探寻，绵延的椰林如画卷般在港湾里铺开，远远望去，岛是独立的，岛上寂寂沉睡着大片大片的椰林，郁郁葱葱，连绵无边。椰岛四周被平静的河流包围着，而一公里外就是汹涌澎湃的大海。一棵棵椰子树随性地生长，竟然高达20多米，没有人去拷问它的年龄，没有人去关心它生存的环境，生老病死，纯为自然遴选。据村人言，岛上的椰树很多是老树，估计已有几十至上百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树上都会挂着椰果。有金色的“金椰”，有面带红晕的“红椰”，还有碧如宝石的“青椰”。站在椰树下仰望那一簇簇的椰子，再深深地吸口气，努力地吸吮着那些隐隐约约的椰子花香，那一丝丝香气的感觉，真的比喝了椰子水还要清爽。

穿过椰子洲最高的岛屿——石头岛，1000多亩的莽莽椰林，一条洁白如银、狭长如练的沙滩将碧蓝透亮的港湾一分为二，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静若处子的河港，一边是波涛澎湃的海洋，令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绕到沙滩的末端，就是入海口了。远远望去，漫无边际，不知哪里是天

边，哪里是尽头？

行走在椰子树林间，空旷深远，一股股热带丛林清新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其中夹带着海风送来的微微咸味。落日余晖里，洲岛上的椰林映照出水中倒影，不时有飞鸟低低掠过，小螃蟹匆匆忙忙出洞工作觅食，成群结对的鱼儿自由自在地在水中呼吸，间或泛起道道涟漪，几叶小舟正撒网捕鱼，好一幅牧渔而歌的人间景致。

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这就是椰子洲岛。

围炉夜话

刘绍义

想和古人为邻

舀一瓢山泉水痛饮，挖一斗白雪煮茶，邀上三两好友，南窗下品茗吟诗，写字作画，会别有一番情趣；骑头毛驴闲溜，拄根竹杖散步，深山采药，溪边寻友，也是妙不可言；看孩子湖边垂钓，让他老远就向我摇头摆手，怕我惊动他马上就要上钩的鱼儿，也是一种快乐。

只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住在杜甫笔下的《江村》好呢，还是到辛弃疾笔下的茅檐前《村居》好？江村脚下的浣花溪清澈见底，水中白鸥自由地嬉戏，头顶呢喃的燕子在忽高忽低地飞翔，闲着无事可做的妻子画一幅棋盘聊作消遣，稚嫩的小儿正捣鼓一根绣花针，敲敲打打要捏一把鱼钩。这样清幽的夏日景象，谁不想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在那里安度晚年呢？

可在辛弃疾笔下的《村居》里居住，也能让人人忘忧。绿树成荫、花木茂盛的庭院里发生的故事，依然让人流连忘返。无论是在溪水边锄豆，还是在小院里编织鸡笼，亦或是在溪头与那个无赖小儿一起躺在草地上，边看蓝天白云，边剥着墨绿的莲蓬，这样的田园生活，又有哪个不向往呢？

范成大“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说的那个地方也不错，乡野明媚，男耕女织，浮云袅袅，清风阵阵。孩童们怡然自乐地学着大人的模样在葱郁的桑树底下种瓜玩耍的模样，总让人想起自己难忘的童年，这种清新、安然的生活甘之若饴，也越品越觉得有滋味。

还是打个电话给唐代的刘长卿吧，问问他“柴门闻犬吠”是哪乡何村，风雪交加，寂静的空山忽然传来一声狗叫，让顶风踏雪的夜归人顿生一丝温暖。若是有客扣门，主人定会披衣而起，取雪煮茶，围炉夜饮，畅叙幽怀，说不尽昔日别离苦，道不尽未来日子甜。

刘长卿电话未接，现在诗人也忙呀。于是我又加了孟浩然的微信和陶渊明的QQ，这一下不得了，很多熟悉的人都在里面，王维、皎然、常建、司空曙、李华、柳宗元、张志和都在微信群里，QQ群里也不少，打开时，北宋的林逋和南宋的陆游以及东晋的谢灵运正在冒泡哩。

谢灵运《清坐书斋赏韶华》，无论是松风煮茗，还是踏雪寻梅，都充满了人世的乡间野趣。皎然“扣门无犬吠”，拍了半天陆羽家的门，不但没有人应声，连声狗叫都没有，忙去找陆羽的邻居相问，人家告诉他，陆羽上山里去了，每天回来的都很晚，不到天黑你是见不到他的。皎然没有说这次找陆羽有什么事，但凭他俩都嗜茶的君子之交，肯定又是闲聊闲聊，喝喝茶，叙叙旧。“扣门无犬吠”应该有两种可能吧，一个是陆羽入山时，把狗也带上了，一人一狗，一筐一杖，也好相互做个伴，不然进山的陆羽也孤单，留家的狗也孤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交情甚笃的两人走动太勤了，狗都与皎然熟悉了，还狂吠什么。

就是农家忙碌的时候，那份奇特田园

风光，依然煞是迷人。无论是“姑嫂相唤浴蚕去”，还是“才了蚕桑又插田”，都充满着人间烟火味，让人心生羡慕，心归田园。忙也好，闲也罢，乡村都像一部稀世奇书，让我爱不释手。无论住江南，还是住塞北，只要有犬吠，有鸡鸣，有村姑，有翁媪，都是我一心向往的地方，都是我想投入的怀抱。

世说新语

佟晨绪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的代表作《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曾写过这么一句话：“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印象特别，意思是说，凶猛的老虎也会有细嗅蔷薇的时候，忙碌而远大的雄心也会被温柔和美丽折服，安然感受美好。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心中都不能缺少对生活的坚持与信念，也不能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命运的丛林里，当荆棘盘桓在脚边堵住前进之径，当严寒无情地冰封了希望之溪，我们必须化身为一头猛虎，向一切“不可能”宣战；在命运的花园里，当月下的第一朵玫瑰含苞待放，当清晨的果园披上深秋的白霜，我们唯有拥有一朵蔷薇的芬芳，才能体验梦境里的美妙时刻。然而，命运之城的每个角落，既是丛林又是花园。这意味着猛虎终会蹂躏百花，蔷薇会被风暴拦腰斩断——因此，唯有在猛虎的心里种下一朵蔷薇，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生活。

当猛虎邂逅蔷薇，生活之美方能烛隐显幽。一头猛虎的眼中若只有被征服的猎物与尚未被征服的猎物，那么无论是春花秋月、细水长流，还是血浓于水的亲情，都不能打动铁石般的心肠，这样的生活也将如同一剂苦药，涩到心底。

英国作家、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终生都在同现实作斗争，从未妥协，而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生活中的维特根斯坦褪去猛虎的皮囊，是一个很懂得呵护蔷薇的人——他与房东太太每天散步至小酒馆，必点两杯葡萄酒，一杯赠给房东太太，一杯他饶有兴趣地倒进盆栽里，并乐此不疲。维特根斯坦的处世之道富于攻击性而又平和可亲，他与生活最终的和解诠释了蔷薇的力量——那是微小而辉煌的芬芳。

当蔷薇邂逅猛虎，生活之险才会退避三舍。蔷薇除了在清风中动人地吐露芬芳，装点情人的梦境，几乎什么也干不了。因此，当命运裹挟着滚滚黄沙呼啸而来，蔷薇的宿命便被埋藏。无数人要么将肉体送上绞刑架，不再眷恋人世；要么将灵魂送上绞刑架，被命运吊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命运扼住他们的咽喉，他们无力还击。因此，也只有心中藏有猛虎般的刚烈，才能克服我们内心如蔷薇般柔弱的一面，挺过险境。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晚年精神濒于崩溃，终日酗酒，或许是因为他从未想过要跳出泥沼、战胜心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因不愿直面精神崩溃的残酷现实而自杀，却从未想过问题的根源或许在于她失去了对生活的憧憬……太多太多的人让心中的猛虎隐匿，让心底的蔷薇枯萎凋零，最终不得不屈服在命运面前。只有至美且至勇，才能让自己散发着蔷薇芬芳的心灵被猛虎轻嗅，战胜自我。

猛虎与蔷薇并非命运的单选题。谁说战场上不能有鲜花与歌声？谁说美丽就注定脆弱薄命？唯有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才是最明智的选择！